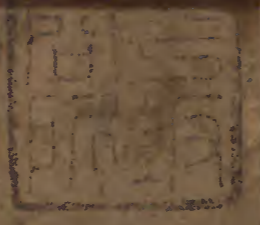


家臥籙江



					漢書門
				九七三二	
			七二	號	
四九	冊架	函	號	類	

三〇七	九七三二
二八	二

雜家 七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32
冊數	4 (1)
函號	307 268

307-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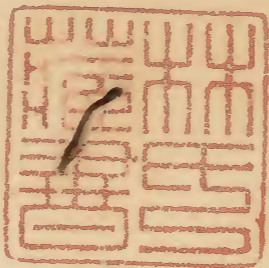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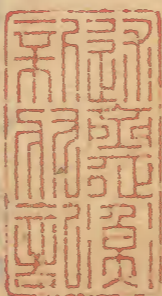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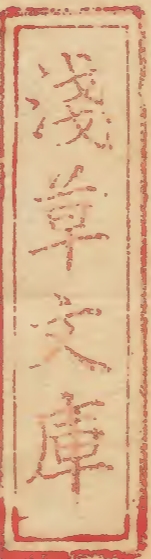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雲谷卧餘序

予居鍾山距黃山數百里
別開三石六峰下有張黃岳先生
生誼至高以學以顯者代及
予及山左仰其教澤之遺



洋洋滿海岱已而從予及五
望如及續其高又及十及反
覆咏彩神為之引首而獨未
一後黃岳先生之面雖雖未
淺先生每竊念予之所以嚮

慕黃岳與黃岳之可以推引予
聲氣未及未及不交信矣地
有同心也越及年唐成黃岳過
金陵特為訪予、者一後先生
因得盡讀先生生平所為詩古文

初接其云論風旨一注旌道高
視古今元一率一不為為集
之云固難予所能其項習而
宗趣所歸為予亦自有合也
始知曩者從矯矯未通時信形

神之不隔者有以也最後又
出一集示予自題曰雲石臥餘
別黃岳轉息東山而打惠字兒
之能論而予自草記之也予
讀其書錯綜萬類情明之古

志丹之奧秘。說部之洞若也。
予昔年樵悴。因樹屋。嘗以暇日。
輯錄古書一編。指事不必盡。與
黃岳同。而論述之。案其大端。
符令書。乃彩文章。予古閉門。

合轍如予兩人。即一記錄之編。
猶似共謀而分出之。勢又一奇。
已能於予書。雖略似黃岳。而黃
岳之書。固自不同。在予性。覺
粗疎。又好輕信。嘗為之。亦固奧紀。

每多色而存之。即偶為論評。亦
復解者。故其去評。漫無紀駁。
襍不備。不悉者。大雅之一嘆。而黃
岳先生。乘調鏡之後。務以雅雅
為權衡。獨抒所見。刻決。即云。雖

後。茂先情物。益函。淹通。平。郎
獨別。靡方。漸。量。視。彼。抄。撮。珠。璣。
以。自。徇。為。秘。錄。在。河。壑。雲。霄。者。之
與。土。壤。也。予。考。其。輯。近。賢。襍。者。
共。有。百。種。勒。成一。函。於。說。鄒。外。

獨見新奇。務高前哲。而搜攬
為難。至今苦不及十。每奉命。四
方。實。家。見。道。士。輒。稱。漢。一。乘。人。
及。一。乘。書。卷。善。予。風。心。而。致。夢。
寐。不。能。忘。也。今。得。黃。岳。是。集。少

以。獲。我。願。多。善。此。深。古。如。黃。岳。
即使。閑。靜。想。思。終。身。不。及。托。袂。緣。
可。忽。寤。闕。之。感。而。悅。讀。其。多。而。
思。其。人。而。得。見。其。人。而。得。與。發。
吾。生。平。詩。在。文。詞。其。所。草。記。之。

傳書而無不皆予同也。以不志為
大愉快也哉。

標以同字者弟周真工頓首題



序

史冊所載卧之最著者漢孔明
之在南陽及晉東山之謝安不
諸葛君名士專淑靜好穆有
天人之量三國塵襟全湧中乃

石

履
有此人，乃卒為昭烈。起神龍，見
尾，非其質矣。安石畫諾石城，無
大骨鯁，徒以雅望勝。屐齒一折，
中邊盡露。雖三五安石，如蒼生
何。以云高也。蓋卧事之難，不

獨今也。昔賢猶病諸，雖然出師。
二表照耀，璠璣龍鱗。五采龍沐，
十薰斷自卧中出。而典午中興，
所貽江左諸篇，縱不得與鞠躬。
盡瘁者爭日星，針劔之大小要。

亦風流檢括識眼整邁安知非
從枰斂杯罷之餘假寐得來者
也是則卧事為難嗣卧者尤難
耳張黃嶽先生以遂初之暇高
擴典畧搜攬群液編為卧餘一

具
集則猶是前二者之故態乎黃
嶽二十年前踪跡大似南陽南
陽躬耕得力祇一儉字其此筋
節然後可出可處其十年來出
仕卷懷又與謝公若合符節今

者東山之履雖著指顧凝定睹
墅間兒輩遂已破賊亦即聲
伎滿前時見之由斯以譚非黃
嶽孰敢輕言卧哉黃嶽所著易
志二十餘萬言諸序論傳記歌

山
行近體亦復稱是尚為名山之
藏而先傳是書世之翫茲篇者
可以合出師中興之文鼎足而
三益念前人之卧於今為烈當
兄事南陽弟蓄東出韻事佳名

不嫌附會俯視人世風雲月露
直夢嚙耳烏足與黃嶽卧而讀
古今書論天下事哉同里年家

弟黃澍拜言



自序

人亦有言聽古樂則惟恐卧聽
新聲則不知倦予復有異對今
人如聽古樂對古人如聽新聲
年來息疴由中林棲澗飲弗狎

于今之所謂人事者日惟栩
作華昏游推枕之餘獨與古人
相對意有所至輒作數行文不
求銜事不涉隱聊用婆娑非問
世也語非一時不復省錄久多

梓

廢失暇日檢篋中存者稍編集
為若干卷偶為友人所見從吏
授梓嘗觀洪景盧五筆因其先
後無復詮次予集大率仿是但
篇帙無幾遠遜洪作然考一筆

成以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予雖
學識不敢望景盧而好古則近
之使蒲柳未零或更有賣菜之
益也

與昔

順治重光赤奮若室涂之月黃

岳道人張習孔題于貽清

堂



成以十八年
學識不致
之使當即
益也密道入
即當重出
子權
則近



雲谷卧餘

卷一目錄

地文十二禽

文王八卦

周髀之失

律呂候氣

生氣

中國列宿

支

秦始之功

又論文王八卦

帝名李賀

地理宜逆

魯無風

疑詩非古本

卷二目錄

雲谷卧餘

雲谷卧餘

卷二目錄

非國語

邠學語迂

曹劇論戰

齊桓重禮

善深謀

箕鄭策救饑

韓獻子戮干行

晉不脩天罰

對具敖

徽硯

風水

以善養人

臧武仲

譎字不覺

昌邑王事

史書失實

文能益人

鄭莊斥母

石碯無能

莊公失刑

韓信

季布

雲谷卧餘

卷三目錄

北征南山詩優劣

杜甫江亭詩

溪流燕尾悞

惠非已出

真宗勸學詩

邵康節詩

象棋

象棋車馬

子厚蘭亭詩

退之用韻

鳳凰臺詩

退之送文暢詩

陸容和韓詩

改右入字句

聯句

步檐

雲谷卧餘卷三終

雲谷卧餘

卷四目錄

舊唐書

容齋論函風語

莫雁

孝慧鸞

改水

隸書

奠

火

烏聊山碑

仙家歲月

晉不急君

左傳文累

佛狼機

坎離義相對

狼筋

攢喪

宋代攢宮

天語亭

卷四終

雲谷卧餘

卷五目錄

梁元階煬詩

貨殖傳之誣

口號

遠交近攻

馮煖三窟

孟嘗君

和頭

聽言之難

陶潛種秫

優孟象孫叔敖

北魏耻飲茗

符堅喜佞

李太白三帖

范睢進言之難

蔡澤

張西說魯

玄宗不知兵

神女賦

蘓秦說齊

王斗

重剛不中

懷春詩疑非二南

范史傳酷吏之失

陳軫地足之言

公孫用說楚

蘓代諫孟嘗入秦

雲谷卧餘

卷六目錄

王莽朱温

韓信不當勅敵

傳賢傳子

封建

古語有所本

李靖

沽酒

子卯不樂

丁謂拂鬚

唐追尊各錄

朱子釋詩

論文

名利

唐宗受佞

賀知章傳

木蘭

張由古

扇

雲谷卧餘

卷七目錄

孔子矍相之射

禮雜記之謬

礼塔穉昏之謬

科舉

伏突

私謚

飲馬長城窟行

監軍

魏徵

高宗夢傳說

表字

姦人引經術

月蝕

孟子對梁王

清議

閩古編詞

夏正

三正

疑周末改月

春秋紀年

雲谷卧餘

卷八目錄

莊子

又

飲租戶

樂天題老莊

遺金間志

方虛谷桃源行

孫登

立國非恃兵力

晉臣論衣袂

齊桓伐陳

魏孝文好文

孫巨源

子由晉論

邵子數學

魏主不喜顯諫

雲谷卧餘

卷九目錄

常蘓州詩

太牢

詩語傳譌

又考鄧字

毛延壽

灰釘

叔孫通定太子

叔孫先

左右

唐明皇戒酒

獨孤信側帽

漢書策文

中興

伯嚭

百工飭化八材

箕根禕子

豐隆

關山同一照

玄裳縞衣

孫陞父

用鄩子

須賈綈袍

杜註長秋之誤
飲用一盃

雲谷卧餘卷九 終

雲谷卧餘

卷十目錄

顧憲之

圩字厄字音義

尾通作微

無極

陳蕃下榻

高閑道

臨印令繆恭相如

伯夷傳

升庵跋于正史

曾子易箦

三思

太王翦商

阮

陳安卿

生朝

古三字名

墓親須擇風水

陳仲子

雲谷卧餘卷十終

雲谷卧餘

卷十一目錄

貴戚之卿

京兆

漢邑名

秦始再遇盜

秦始會稽頌

彭越傳誤

漢殺丁公

匹夫懷辟王

賈誼言已售

沈約宋書

李浩然墓誌

四皓事不足信

漢高論諸將

張良沮立六國

漢武紀元

公主

駟馬

噬臍

落度

江南春

廣陵王事

雲谷卧餘卷十一終

雲谷卧餘

卷十二目錄

高歆以貪聚人

鍾譚詩

宋誅謝晦

臨川王聚錢

方虛谷論詩

甲冑起戎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天地之數

地勢坤

尚象取夫

舜巡四岳

秦誓

高定悞引書

二子乘舟詩

五岳

洪範

湯武

雲谷卧餘卷十二 終

雲谷卧餘

卷十三目錄

釋親

范曄

嚴善思

緹索

廝養卒說燕

行李

過秦論

范睢

素術不識劉備

周處碑

王逸少文

陸機文

雷震董卓塚

蕭何論治室

上官桀議後

宋滅南唐

唐烈祖宋太宗公私

正月上浣

宋書不載世說

帶牛佩犢

要言

高頻悉人

王姑

田千秋

夙俗厚薄

魯殺子糾

鄭厲殺繁厚

術文讓國

使琉球事

雲谷卧餘卷十三終

雲谷卧餘

卷十四目錄

秦臣諫伐晉

庾信詩非古韻

朱子十二禽詩

汪伯玉文

汪伯玉詩

荀彧

宋真宗天書

蕪秦嫂

王莽

慕少艾解

泰山秦碑

泰山頂

女儒

雲谷卧餘卷十四終

雲谷卧餘

卷十五目錄

陸賈

慕容令

王猛

漢得天下之功

圖事重根本

慕容岳

註

宋祖飾大度

俗語之謔

樂府

韓會

用礼奔者不禁

月建九宮

十字平聲

韓愈汪論語

雲谷卧餘卷十五終

雲谷卧餘

卷十六目錄

貂勃

韓愈曹植

王莽傳

劉昭續後漢志

莊辛幸臣論

賈誼

張孟談

張儀說韓文疑偽

戰國策文多偽

古今人心同智

譚忠智本宋策

唐世級四事

韓文雜說

韓文上宰相書

三代社木

元元

落酥

馬援蒼苾之寃

五行衰絕字

擬古詩

雲谷卧餘卷十六 終

雲谷卧餘

卷十七目錄

房玄齡妻妒

古字

墓中屢畫

元始重載之悞

韓文送孟東野序

朱子論蘓文

賈島推敲字

筆

子由古史

曹沫

西瓜

黃棘

天癢

連縣字

天資難移

陽城無後

雲谷卧餘卷十七終

雲谷卧餘

卷十八目錄

棉

古無木棉

食稻衣錦

魏文帝孝行

正月

子糾當立

儉可益壽

辨神英蘓冠事

田仲

晶錯

象孛

袁盎温嶠高歡

韓蘓文有非真

恩治論

哥塞

韓文原道

桐花

詩文之傳

暴貴不謚父

雲谷卧餘卷十八終

雲谷卧餘

卷十九目錄

賀壽稱察

孫策不忘張昭

王霸

竹書

書經孔序

再論莊周

張暢

山海經

范滂恨公儀

張儉

知己

類字

護法論

東方朔傳

雲谷卧餘卷十九 終

雲谷卧餘

卷二十目錄

杜詩孔明廟

申積中

吳泣

私鑄錢弊

堪輿賄售

苻堅善言

桓冲憂敵

君子避礙

古不用銀

灸詩

守死善道

李綱諫和議

用人

杜詩能畫

二程先生世系

風水不當闢

測池用羅鏡

雲谷卧餘卷二十終

雲谷卧餘卷一

古歛張習孔著

地支十二會

地支十二屬會于義有取乎張子曰無取也何以明之今夫寅卯辰三支于時為春于位為東而角亢房心尾箕東方七宿也巳午未三支于時為夏于位為南而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七宿也每方三支配七宿以東方言之則寅當尾卯當房辰

亥

寅亢也以南方言之則巳當翼午當星未當鬼也
然則寅之屬虎非有取義于虎也以其位屬夫尾
火虎也卯之屬兔辰之屬龍非有取義于兔與龍
也以其位屬夫房日鬼亢金龍也推此三方皆可
知矣後世以十二禽曲為之解者皆鑿也曰地支
肖屬固無取義矣若二十八宿之禽安知其無所
取義也曰此亦漫爾無甚深意也吾常推之每方
七宿序列首尾皆兩宿相肖中三宿雖不甚肖亦

爾

必以類從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則角木蛟與
亢金龍相肖也尾火虎与箕水豹相肖也而中之
氐土貉房日鬼心月狐亦以類從也出是而北方
七宿則斗牛之獬与牛肖也室壁之猪与豕肖也
女虛危之蝠鼠燕亦以類從也至西方奎狼婁狗
嘴猴參猿之相肖胃雉昂雞畢鳥之相類南方井
犴鬼羊翼蛇軫蚓之相肖柳樟星馬張鹿之相類
亦猶是也夫七宿之不尚亦甚矣角木也亢金也

由

同

房心日月也豈更無深旨大義切实不移而必首
角亢未尾箕之相肖中氐房心之相類乎二十八
宿之不同更甚矣何以每方之首末皆肖中皆相
類別無參差同異乎如以為義不在是也何以四
維之一例也如以為義僅在是也則命意亦大淺
陋矣而尤有陋者夫豕兔狐獐馬鹿之以毛蟲類
維鷄鳥之以羽蟲類猶可言也至蝠鼠燕之為類
何居其意蓋以蝠者鼠所化而燕之形又似蝠故

相從也斯不亦漫然之甚者乎由是言之則二十
八宿之從會已無深意又况十二支之屬原出于
宿位與本支無涉者哉然星會之說沿于俗傳觀
歷代正史天官書未有以會言者

文王八卦

伏羲八卦方位天理自然至矣善矣至文王移易
伏羲之卦自邵子以來未有明其故者故本義云
此章所推卦位多未詳以邵朱之玄悟洞博尚有

未了而後學之士何能附會以為之說乎然一物
 不知儒者之耻此而弗通窮經之謂何垂已竊有
 取焉則歐陽脩所謂繫辭非聖人作未為無見也
 夫伏羲八卦當日亦未必圓之為因但純陽自然
 健而在上純陰自然順而在下在上者自然陽而
 南在下者自然陰而北此八卦以乾坤為定衡而
 六卦可類推矣由是依生出之序布之太陽得陽
 為乾一太陽為陰為兌二

一畫既始于是有陽生
 陽陽生陰陰生陽陰生

奇

三

巽

陰如下畫為奇再生一奇是陽生陽也為太陽太
 陽之上再得奇為乾故次一再得偶為兌故次二
 下畫為奇再生一偶為少陽少陽之上再得奇為
 離故次三再得偶為震故次四少陰太陰做此
 少陽得陽為離四少陽得陰為震四其序左旋天
 道也少陰得陽為巽五少陰得陰為坎六太陰得
 陽為艮七太陰得陰為坤八其序右旋地道也合
 而計之則成天上地下月東月西山時西北澤注
 東南雷盛于春夏之交風烈于秋冬之際凡此者
 又與左旋右旋之序自為符合此必然之理雖不

天

布圖自有渾圓之體在也若後无卦位取何義乎
予細推之不過後一索再索章末其圖于父母位
下平列六子右三男左三女取中男坎中女離對
于南北取外男震外女兌對于東西取內男艮左
上而對乎母坤內女巽右上而對乎父乾此八卦
對待之故其意固已淺近矣至其流行則是隨時
序而直演不作圖体且与對待之序不相待合所
言萬物之生長收藏与卦義卦序一無所準故朱

符圓

巽

由曰

子曰文王八卦有似京房卦氣不必取畫只取卦
名亦誠見及此也山是言之則謂之日帝出乎東
齊乎東南相見乎南致役乎西南說言乎西戰乎
西北勞乎北成言乎東北何不可者則又謂之日
帝出乎離齊乎兌相見乎乾致役乎巽說言乎坎
戰乎艮勞乎坤成言乎震又何不可者豈若義圖
之確不可易也哉又日謂此章非聖人作則何以
堪與家依文王卦位以相山川吉凶之應如響非

吉

聖人而能若是乎日不然吉凶之應于坐向非
應于坎離乾巽之字也如此地向東南為吉則稱
為乾山巽向亦吉也稱為艮山兌向亦吉也其吉
者從乎象也非從乎名也名浮也義實也後天改
易卦位之名而不能變其吉凶之實亦何用此紛
紛哉顏氏之子名回回曲之義惡也柳氏之子名
詒詒實之義善也使顏不名回而名詒其善自若
也使柳不名詒而名回其惡自若也後天移卦名

以配方位何以異是啟蒙曰乾坤之交自其所已
成而反其所由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
西南也夫謂乾坤一變而坤南乾北而為泰是矣
然乾何以應退于西北坤何以應退于西南啟蒙
亦不知也又曰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坎得坤位
震用事者發生于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東南也然
何以雜應得乾位坎應得坤位啟蒙亦不知也震
何以應發生巽何以應長養兌艮何以置之不論

予

啟蒙又不知也朱子既知其似京房卦氣而不敢
正其為非聖之書後世承朱子之言更不敢為異
同之論求之而不得其義解之而難合其準則諉
之曰聖人自有說焉豈非徇古之過也哉子不敢
違心以媚古人故妄為費其端以俟後人之取舍
知我罪我又何能計

因驛之失

蟻磨之說出于晉書天文志其言曰天旁轉如推

遲

一

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
天牽之以西沒磨之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
磨疾而蟻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迴也愚按天與
日月皆是左旋天行最疾一日繞地一周而仍過
一度有奇日行不疾不徐一日繞地一周而常至
其原處月行最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今
晉書謂日月實是東行因天牽之而見其西沒此
說大謬夫日較天稍遲耳一日亦一周也信如其

說則日東行而天西轉不一日成兩周乎且天較
日行不過止進一度有奇豈能牽日而為崦嵫之
沒也今曆家亦從右施起算者蓋每日天行疾進
一度則日之不及處却成退減一度兩日天進二
二度日亦退三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則天仍合
于原處却与日會如六十年甲子一周而天子輪
六次地支止輪五次又仍會為甲子也曆家以進
數多而雜算退而算其退數故曰右旋所謂旋者

指不及而言也豈如晉書之說哉

律呂候氣

律呂候氣之說自漢書律曆志以及歷代史書多
有之但其文博異艱于省覽茲就其明者推演其
略漢史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
緹帳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位
加律其上以葭灰抑其山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
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風所動者其灰聚揚

漢

子曰調律者度竹為管蘆葦為灰別之九閉之中
 漢然無動寂然無聲微風不動纖塵不形冬至夜
 半黃鍾以應蓋候氣者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
 暑也 緹室者布緹緹室中上圓下方緹室中去
 其穢土以淨土築平如砥用圓木十二塊俱長九
 寸上頭濶六寸下頭濶四寸各置十二辰位以淨
 黃土築之與木塊上頭平看如平地一般掃光淨
 然後各拔去木塊各孔深廣皆同以宜陽縣名屬河南府

金門山竹為管十二管皆依辰位埋之安黃鍾之
 管於子位每孔取律管底著地管傍取淨黃土粉
 填實以手按際與律口齊律口上任其餘空管口
 先以物蔽勿令土粉入內然後揭開以薄紗覆之
 中秋白露降採河內縣名屬懷慶府葭蘆也葦其筍中白
 灰最輕而薄也葦為灰加之管端如黃鍾長三寸九分律
 底入地九寸冬至氣升終滿三寸九分之管律口
 去地面尚五寸一冬大呂四寸八分律底入地九

寸大寒氣升滿四寸八分之管律口去地面尚四寸二分以至蕤賓九寸夏至氣升滿九寸之管律口与地面平其太簇五寸七分律口去地面三寸三分夾鍾六寸六分律口去地面二寸四分姑洗七寸五分律口去地面一寸五分仲呂八寸四分律口去地面六分林鍾八寸一分律口去地面九分夷則七寸二分律口去地面一寸八分南呂六寸三分律口去地面二寸七分無射五寸四分律

口去地面三寸六分應鍾四寸五分律口去地面四寸五分皆以此推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為氣所動者灰散人及凡所動者灰聚每月氣至灰應律而飛他律不動也小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為君嚴猛之應

生氣

天下之物死于乾而生于濕乾死者得濕則生濕生者得乾則死為蠶為菌為蛆為蠹皆生也皆得

于濕者也為宮室器用衣服書翰皆死也皆恃乎
乾者也謹蓋藏勤曝燻欲其久死而不化為生者
也然乾者人也濕者天也蓋藏曝燻一失其候則
死者立見其生矣人力有作輟而天道無滅息是
以霾殄霧露乘人之懈而化生既死之物焉吾于
是而識百物之皆有生意也而欲以人力錮造化
豈有能勝者哉

中國列宿

二
天上二十八宿環列東西南北此千古不易者也
然明成祖北征至長白山見北斗正直頭上至長
清塞則南望北斗由是言之是二十八宿第列于
中國之四維而在此為北斗者在彼又為南斗矣
將逸北之外又別有一盤星宿耶嗚呼天道難明
存而不論可也

秦始皇之功

王元美曰秦始皇之惡極矣然而功足言也竟舜之

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為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
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
無終今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峽滇池亡不
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予謂元
美以變夷為準為始皇功此特中國人言耳吾不
知上帝亦以為功否耶夫民之在夷猶在華也此
以襲衣冠為功安知彼不以廢衣冠為功乎四大
部洲國踰萬矣滿：上帝意果誰屬也三代幅員

侯
即不及秦然大公則過之矣揆之華夷一視之天
心其庶幾有當乎元美又曰秦非與周代也與六
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即篡晉之趙
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
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
於無事夫誰曰不可此則絕頂妙論

又論文王八卦

後天移易先天之卦位予稍論之于前矣然義經

出一作退

吾家世所受也應制科課子弟勢不得置之不論
將必求一說以處此客有執此以叩予者予不敢
對客問之固予謂制舉業第飾說以應一日非謂
此說之卓可傳也雖然必欲言之予不敢遽姑先
舉先儒之說以為衡使以吾說較之而少愈焉則
吾之陋乃可援前人而獲適于談不然立說焉而
理非其至吾不為妄人也乎今夫啟蒙之言曰乾
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出居不用之地也然

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
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
用也然男未就傳而女將有行故巽向用而艮全
不用也愚謂父母既老而不用何方不可居而必
居於西北西南乎男就傳女有行若文王主此以
定卦位則亦不足為文王矣且何以置艮兌于不
言啟蒙殆亦窮于辭乎然後愚僭臆之日後天卦
位從先天之變而生也乾坤以中氣交而變故乾

曰

變中爻為雜坤變中爻為坎也坎雜以水火交而
變火炎上故雜變上爻而為震水潤下故坎變下
爻而為兌也兌震者左旋陽卦巽艮者右旋陰卦
也陽者圓中爻皆不變而變其上爻下爻象中樞
之運也故兌變上下二爻而為巽震變上下二爻
而為艮也陰者方故上下各一爻不變而一變其
上二爻一變其下二爻象有常之幅也故巽變其
上二爻而為坤艮變其下二爻而為乾也合而計

之四正者其位正故爻為變四隅者其位偏故各
為變愚未敢以此為然或猶愈于父尊母親就傳
有行之說耳終不若存而不論之為得也

帝召李賀

李賀帝召記白玉樓事新舊唐書皆不載見于李
商隱小傳云聞之長吉姊嫁王氏者千古傳之遠
為佳話乃商隱末云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
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為信然則天之高

遂

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
眷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此意絕妙予因推之天
之所覆四大部洲國土幾千萬矣言語文字各不
同使天之上果有帝吾不知作華言乎抑夷言乎
觀召李賀作記事則帝洵華言矣帝何偏于斯土
而猶效其言耶思之可發一笑

地理宜逆

堪輿家曰天下凡事宜順惟修煉與地理宜逆蓋

團

修煉者固澁元氣使之不泄即地理之關鎖元辰
不欲其直去也修煉之採陰滋養即地理之團聚
外水外沙資其蔭養也一固澁一關鎖自內制之
使之不去逆之道也一採精一資蔭自外制之使
之相入逆之道也修煉者持此道可以華身可以
壯氣可以長生而地理可推矣

魯無風

魯無國風或謂孔子有所諱而削之朱子曰左氏

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季札觀樂皆無曰魯
風者斯言切而當矣然魯稱秉禮之國其才致文
物豈不逮乎他邦而數百年間絕無諷吟之事耶
左氏之非丘明前人已辨之者矣而程大昌舉
虞不臘矣之證秦始制臘疑是秦漢間人果爾則所傳
諸卿贈答之詩皆出于孔子之刪本左氏采之以
為藻雅非必春秋時實事矣刪餘之詩亡逸既久
左氏蓋未之見也則謂為孔子為魯諱而削之將

無然乎

疑詩非古本

古詩三千孔子取者三百才十一耳斯可謂謹嚴
之至矣宜其皆粹精爾雅無弗衷于聖賢之旨者
乃墻茨諸詩所謂言之汗口舌書之汗簡贖父不
敢以訓諸子師不敢以訓諸徒而禮記左氏諸書
所引逸詩辭多雅正夫子且刪之而顧存是何耶
蘓洵氏文之曰是好色而不淫者嗚呼此而不淫

必如何而後謂之淫乎吾鄉先單方岳疑之曰秦
火之燼漢儒亂之火於秦者不能盡記而孔子所
刪詩流傳習熟於口耳者猶在亡者不可復姑取
其左者以足之此漢儒之罪也斯言也予不敢質
直而弗有可也

雲谷卧餘卷一終

雲谷卧餘卷二

古歛張習孔著

非國語

柳宗元作非國語思深而筆雋固可傳之業也其
中間有二三未當者予稍摘出如後如幽王二年
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宗元非之曰
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
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闢自

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且曰原塞國必亡人
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
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
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
尤張子曰語固謂水土潤演民用生財川竭則水
土無潤不可用而財乏矣匪川之故而誰哉抑說
非是

却孳語迂

柯陵之會却孳見單襄公其語迂單子曰晉將有
亂三却當之宗元非之曰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
死者衆矣且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張子
曰迂非迂濶注迂回加誣于人其是也孟子曰言無
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死不亦宜乎

曹劌論戰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莊公曰不愛衣食于民
不愛牲玉于神劌曰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將何以

苟

戰公曰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可矣夫苟中
心國民知雖不及將必至焉宗元非之曰劇之問
洎莊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
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問二國之存
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為是問則事幾殆
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
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
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劇

然

劇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
國難者幾何人士卒之熟練者眾寡器械之堅利
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
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
稷無幾矣張子曰劇問所以戰非問戰也蓋欲審
公平日之為臣即可以卜今日之應敵不至如衛
人災沃之潰羊斟大棘之懷也豈誠以養民祀神
及聽獄者喋喋焉告語于行陳之間也乎且人民

治

悼

社稷先王並重神亦非可慢也莊公固以養民祀
神並言非舍民而專求冥助也治本既優則所以
臨敵制勝者亦自必有道矣宗元所言將卒之智
勇器械之精良形勢之利便魯之君臣安知其不
講乎是也左氏以為此謀國之常不足紀而獨著
夫所以戰者以示有國者不可不知本耳夫著書
立言與畫策紀事豈可以同軌而語哉

齊桓重禮

基
序

齊桓公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焉以為
幣縹綦以為奉鹿皮四箇垂橐而入捆載而歸宗
元非之曰桓公之苟能乎天下之敗術諸侯之地
君得以有其國又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
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
耶區區者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
奚利天下之能得乎以為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
也張子曰列國奉伯主蓋有常賦矣輕幣重禮特

醉

贊醉交際之小者耳以小惠而致天下之常賦齊
何辭之有且傳云厚往薄來亦豈竭其財以奉天
下者乎

善深謀

敗狄于稷桑及諛言益起狄突杜門不出君子曰
善深謀宗元非之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
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今狄突以
位則我禦也以親則外王父也中生之出未嘗不

說

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新矣而曰善深謀則無
以勸乎事君也已不鄭曰君為我里克曰中立
晉無良臣故中生終以不免張子曰深謀避諛突
之奸也左氏按事直書宗元刺突宜爾安得舉左
氏而非之凡左國引君子之言非自居也或當時
有此論斷耳晉無良臣中生不免于左氏乎何尤
凡綿夢郭偃卜伐驪葵丘會之類論其事之是非
可也不當以之非左氏

箕鄭策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宗元非之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離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凶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張子曰此與曹劌論戰同一知本之言也而子厚非之無惑魯衰之迂徹矣

惑哀

干

韓獻子戮于行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入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宗元非之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至乎戮是控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欽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

干

干

不干

無以親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張子曰子行當
論事之大小使出宣子恐非大故或如後世之所
為犯規云耳是則干行蓋軍中時有而致法亦司
馬之常也宣子冒為怙于恩旧且以為細故歟或
以辱訓戮當矣豈誠陷人子死也哉

盖

恩

晉不脩天罰

宗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及天
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

誅

休

將懼及焉宗元非之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
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
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侯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
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張子曰
天爽善惡之報久矣然君子不敢以是蔑天道子
厚盖有激而言豈正論乎

對具教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

問

侯

不為其教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云
吾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宗元非之曰諸侯
之諱國有數十為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
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
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其教張子曰謂魯不諱
公孫敖是也謂犯諱為無慙非也教有乎仄二者
安知魯君臣名不別音乎

徽硯

徽

吾郡處萬山中絕無農桑之利物產亦寡莽若之
外惟墨而田志稱徽產硯今雖有而佳者絕少矣
宋郡守謝公墜于理宗有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
澄心堂紙汪伯玄筆李廷珪墨田坑石之硯今無
論硯不可得而田坑之名亦湮矣予本田圃誌其
緣始以無失梓里之美按田坑在婺源縣羊鬪嶺
之盡處兩水夾之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于其
地因以為硯自是歛硯聞天下田坑古名羅紋坑

步

其一曰隙是坑又次日莊基坑相去羸百步而石
品絕不相似其旧坑之中又自支為三日泥漿日
桑心曰絲石去旧坑幾數尺石品亦異自在基北
行二里許溪微上日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
在水底不可斲其陵谷變遷之驗歟旧坑絲石為
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未根之在土中大小曲
直悉如之斲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為硯材而極
麤工人名曰磨麻石之心最隙處為浪又出至漫

木

處

處為絲又外愈漫處為羅紋故吾郡雙溪王公之
記曰隙處為浪漫處為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
板譬之木心為浪出外為絲愈外為羅紋亦物性
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
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

裏

尾

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為牆壁獨吐絲甚奇乎視
之疎疎見果點如灑墨側睨之刷絲粲然工人所
謂硯寶獨旧坑桑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吐出光

黑

彩以為錄也元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
尹汪月山求硯數都夫力石盡山頽壓死教人
乃已蓋當時取之已如此其難且盡矣今之不可
復得宜也

風水

天
風水之說逆大衡命君子所不宜言但北方水深
土厚九高平之原皆可族葬江南下濕稍失氣脈
水蟻之患不可勝言故卜地者非策日奪神功改
第

昌

天命蓋不忌水蟻之害親體魄爾然吉壤既得子
孫必至繁熾卒未有無風水而骨厥後者是以無
貴無賤莫不以此事為汲一雖名公大儒有所不
免朱晦翁精於風水而未嘗以此教人亦以其說
之不可為刻也其母祝太夫人卒卜得兩吉地朱

峰

子欲兩承其吉乃遷父葬於白水里鴛子峰下而
葬母於建陽縣天湖之陽自為文以記之嘗自言
山間沙開子孫當入朝明景泰間沙忽為水所開

時朝廷果召其九世孫挺為五經博士此與景純
母墓水當變陸同一前知而朱氏衍慶百世景純
不能救其身禍抑又何哉

以善養人

推

秦以玉環遺齊曰齊多智能解此環不君王后引
鐵推碎之曰謹以解矣唐太宗有馬極猛悍太宗
親控御之不能制時則天在側曰妾能制之問其
術對曰第須三物始則撫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

七

過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耳明高皇帝欲觀諸
子之才時皇太子與燕王侍帝各授以亂草使察
之太子一一疏理久而未已燕王受草抽劍斬之
帝恠問對曰亂草不斬不齊凡此皆英雄智略能
警服一世者也然不若高歡為爾朱榮剪惡馬不
加羈絆翦竟而馬不蹄嚙歡曰御惡人亦如此馬
矣前三者以力制天下之道也此歡之言庶幾乎
以善養人者矣

由

臧武仲

臧武仲純多智時号為聖人衛侯亡在邾純唁之
 与之言~~虛~~純退告人曰衛侯不得入矣其言糞土
 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純
 自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死夫二子者
 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夫君之興替必卜于
 其臣國之有臣能盡識乎使二子不見則武仲之
 言不驗矣獨何為而輕量事也

入

入

諂字不覺

書籍諂字其文理踳礙者猶可校正惟順語成文
 者最易漏檢蘓東坡誦齋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
 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且
 用~~畫~~畫^畫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畫者
 以待賓宦林玉露及讀書鏡皆載此俱諂^畫為畫
 兩入字俱諂作又字讀之則成掛屋樑上平且用
 畫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畫者如

畫

筒

此謔字渾然不覺但于四于五百之數不諧耳又
丘瓊山大學衍義補為進御之書吳人陳明卿繕
刻最為善本其引何進請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
官統領禁者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
士人共對乎其實漢書禁之二字乃是楚、資治
通鑑亦然如此謔字俱使人不覺也

昌邑王事

史書之舛謬不足信者固多漢書載昌邑王賀一

事尤不稽可咲賀在國數見怪嘗見白犬高三尺
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夫犬既無頭頸
以下又似人則何以稱之為犬也且無頭何處著
冠乎

史書失實

曰
史書失實者多矣讀者但當以理斷之如董卓葉
郿塢事固有之至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
以畢老此小兒之見耳事既不成誅夷在眉睫間

間

欲老此塢得平安有卓之狡賊而不知此此蓋必
無之言直不信可也

文能益人

甚矣文之能益人也曹操揚雄王安石皆名教之
所不与者也而世人多稱之且有稍為辯雪之者
豈非以其能文而曲貴之歟人于辭賦文章之事
有及此三人者必稱以魏武子雲荆公以為直斥
其名則為非雅而不得与于此道也故睨近之而

而
所稱如此噫以若三人尚以能文貴况不為三人
者乎故人不可以無文也雖然三人即貴于文章
之士而青史自不可掩虛稱亦奚益哉然則人又
當務所以重斯文者

鄭莊斥母

鄭武姜為季子段請京莊公与之祭仲諫公曰姜
氏欲之烏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姜氏公母也
斥言之無人子禮矣而祭仲亦敢于公前斥其

毋昭無禁忌想其君臣為此稱者稔矣莊公之不
道豈獨在殺段而翦之哉

石碏無能

衛州吁弑君自立欲觀周以定其國因朝陳使請
石厚從厚父碏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
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敵即圖之陳人執
州吁及厚衛使人泣殺之予謂侯告陳而不從或
反庇而資之碏且奈何乃知春秋之初王風未泯

末

大義猶可伸不如末年之狡賊也然碏之為計亦
大微幸矣州吁之死始于國人之不服而成于陳
人之不黨使吁能和其民碏將任其儼然君子故
君子雖稱碏為純臣而春秋必歸功于衛人也耄
而無能碏固自知之明矣

莊公失刑

鄭莊公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以先登公孫闕
以爭車之隙自下射之顛死入許之後莊公使卒

傾本作伸是

出獵行出犬難以詛射穎考叔者夫考叔用金先
登子都以私憤殺之萬一殺敗是置君衆于死亡
也惡極罪大是可一日寘于討歟吾意考叔之死
或稠之中飛矢及之而莫識開弓者為子都也不
然以莊之明豈國法之弗傾而顧求之鬼神乎
項羽使武涉說韓信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
王齊信不聽蒯通亦以此說之信又不聽後高帝

韓信

詐

卒殺信也皆以信不聽二人言為失策張子曰信
即倍漢自王終亦無成也觀信自言帝善將一則
信與帝之優劣見矣雲夢詐而信禽破豨詐而信
斬信固非深心遠慮人也即三分天下何以善其
後乎

季布

季布為河東守曹丘生數招權通竇長君布寄書
長君詆之曹丘求長君書見布、先發書大怒以

好

待曹丘至揖布曰諺云得黃金百不如季布諾足
下何以得此聲梁楚間我且使僕揚足下名于天
下顧不羨乎布乃大悅引入為上客張子曰甚矣
不奸諛者之難也布前疾曹丘者至矣曹丘之說
非有奇策高論直諛耳布何取于此乃釋憾而悅
之深也賢豪者乃若此矧庸流乎

雲谷卧餘卷二終

